

昆

边疆

Yao Bian Jiang



阿里境界

A Li Jing Jie

李彦清 鲁家生 冯永学 ◎著
李广智 张河水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昆仑雄师保边疆

Kun Lun Xiong Shi Bao Bian Jiang

阿里境界

A Li Jing Jie

李彦清 鲁家生 冯永学 著
李广智 张河水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里境界 / 李彦清等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44-539-5

I. 阿… II. 李…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514 号

责任编辑: 王 族 杜雪巍

封面设计: 李瑞芳

装帧设计: 一心设计工作室

摄 影: 韩拴柱 阿 丑

阿 里 境 界

著 者: 李彦清 鲁家生 李广智 张河水 冯永学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

邮 编: 830000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4-539-5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三十里营房星座·····	李彦清
第一章 撩开昆仑神秘的面纱·····	4
第二章 绝地上的女性·····	23
第三章 高原人的亮色·····	37
第四章 命运交响曲·····	50
山 父·····	鲁家生
一、山 魂·····	69
二、山 寿·····	72
三、山 路·····	76
四、山 怨·····	82
五、山 忌·····	85
六、山 火·····	87
阿里境界·····	李广智
一、神山圣湖·····	90
二、人往高处走·····	101

三、超越苦难·····	115
四、高原人生·····	122
五、血浓于水·····	133
六、圣水之浴·····	143

高原劲旅·····	张河水 冯永学
逐鹿西北高原·····	151
屯戍世界屋脊·····	160
锻造高原劲旅·····	173

三十里营房星座

李彦清

莽莽昆仑分喀喇昆仑和西昆仑。

沿中巴和印占克什米尔传统习惯线逶迤而行，主脊终止于新藏交界处的是喀喇昆仑山，山峰多在 7000 公尺左右，主峰乔戈里峰，海拔 8611 公尺，为世界第二高峰。我国境内的喀喇昆仑，山脊连绵，少经雨水切割，地势平均在海拔 5000 公尺以上，植物奇缺，一片荒漠。海拔 6000 公尺以上布满雪峰冰川，冰雪覆盖的山脉占 40%，除南极、北极，这是地球最大的冰雪之乡。

昆仑山在东经 86 度以西地段，为西昆仑山。它与喀喇昆仑山仿佛两兄弟，结伴而行在新藏交界处又来了个“大山歌罢调头东”。西昆仑山西高东低，主脊山峰亦在海拔 5000 公尺以上，公格尔九别峰为最高峰，慕士塔格峰和木孜塔格峰次之。



昆仑山,雪峰和冰河遥相呼应

阿里高原位于西昆仑山南部,平均海拔高于 4000 公尺,各山峰均高于 5000 公尺,神山冈底斯山主峰 6714 公尺。

这里海拔高,大山阻隔了海洋季风,因此气温低于同纬度的平原地区。这里还是风的世界,风口地区八级以上大风一年要刮 164 天。午后起风,午夜停风,天昏地暗,石起沙飞。

位于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阿里高原的边防哨卡,平均海拔都在 5000 公尺以上。这里险象环生、危机四伏。1986 年 12 月,某通信分队 13 人,在执行任务中冻伤 7 人、冻亡 1 人。据说,这位冻死的战士被找到时,双脚举起来、潜望镜一直支楞在雪层之上,好像眺望是否有人来搭救。

医疗站给他整理尸体时,他的遗体蜷曲成一团,医护人员只好生起炉子烘烤,才把肢体弄直,然后用广告色恢复面目。

高原病研究所马勇医生谈到高原心有余悸,他历数高原

险情：

70年代初，一支车队跋涉于黑卡达坂。突然，泥石流腾空而坠，埋没了行驶的数辆汽车……

1986年，一战士翻车身亡，遗体从三十里营房运往叶城，途中连续两次翻车，这位不幸的亡灵再次遭到伤害。这就是高原的脾气。

这里死亡和危机并存：恶魔般的高原病，悲怆的征途，险恶的自然环境……

人们说，跋涉高原如同乘坐一架不具备安全设施的飞行器在空中飞行，只有到了叶城，飞行器着陆，悬着的心才算落到实处。

高原官兵，呼唤安全的“保护神”。

从叶城出发南行，走出40公里地的柏油马路，然后就是尘土飞扬的土石路。这就是国道219线，汽车穿山，爬阿卡孜达坂（亦称库地达坂），越赛力亚克达坂（亦称麻扎达坂），在黑卡达坂的山峦中间，在滚滚奔流西去的喀什河畔，有一处残垣断壁，地图上把这里称为赛图拉。

在赛图拉东南方向三十里处的一片冰川沙碛层上，有几间哨所营房，便是今天的三十里营房。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

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也在这里，他们一年换一次防，少则10来人，多则30余人。在面积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13个边防哨卡、8个机务站、7个人民武装部、1个军分区、1个边防团、3个高原运输部队和临时上高原执行任务的部队提供医疗

保障。

他们也为养路工人、地方运输队、上阿里的民工、外国游客，以及登山运动员们提供医疗救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兵们在这个没有编制的医疗站里轮换着，就像一桌不散的筵席，你来了我走了，他来了你走了。

他们，如邱吉尔在就职演说时讲的那样。“没有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如果把高原士兵比作一首阳刚之气十足的词，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就是一首柔美有余的曲，在大山里他们交相辉映演奏着交响曲，十分和谐。

如果把哨卡战士比作明朗的月亮，医疗站医护人员就是不太耀目的星星了。

众星捧月，月亮才更加皎洁明亮。

啊，星河，喀拉喀什河畔那璀璨的星座！

应该有一个巨大的片名，每一个字都应该像深圳的摩天楼那么大。这几个字是：

三十里营房星座

第一章 撩开昆仑神秘的面纱

A、山中那九十九座坟墓，最让丁志恒揪心的是梁福海那座。

丁志恒出生于河南许昌,逃荒到陕西宝鸡。在国民小学,他能将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背得滚瓜烂熟,却跟算术格格不入,作业本上全是“×”。

谁能料到,他最终跟与数学有亲缘关系的医学结为了终身伴侣。

1949年宝鸡解放,他刚念完初中,就投军进入二军医训队,边行军边学习,走到帕米尔高原,便“速成”为军医。以后的任务,就是绕着边防线走。他骑着高驼、大马,挎着药箱和步枪,在高山峡谷跋涉,雪崩、洪水、泥石流,还有狼群时常将他围困在绝境之中……

他以他的医术,对战友的爱心,救治过众多的战士。可也看到一些战友被病痛击倒,因回天乏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撒



医疗队涉过冰河



手而去。

梁福海,最让他痛心疾首。

梁福海是天文点哨卡报务员,个儿小人却长得五大三粗,伟伟岸岸,壮得像峰骆驼。

丁志恒由帕米尔高原转到喀喇昆仑山,在岔路口驻防。岔路口是天防区与空防区交汇点。当时,西防区病号很多,他奉命骑上骆驼,走了两天赶到天文点哨卡进行防治。

这天早晨,丁志恒跟队伍出操到山下的小海子,然后他提前返回等候,给官兵们摸脉搏,测试剧烈活动后的心脏功能。大部分都是130次到140次,这是一个正常值,唯独梁福海只有80来次,而且脸色十分不好。

他断定这颗心脏出了问题,立即用电报向岔路口医疗组请示,把梁福海送康西瓦检查治疗。

岔路口同意。但恰逢“五一”节,部队战备。5月6日,战备结束,康西瓦来车接人,这天哨卡补节,炊事班加菜。

好像是诀别,梁福海因为要下哨卡,端着葡萄酒跟战友们辞行,谁知几杯下肚,他便开始剧烈呕吐,瞬间就昏迷过去。

丁志恒奋力抢救,注射苏醒剂,补液……

“有心救人,无力回天。”梁福海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

他死在丁志恒的怀里。“好兄弟,我丁志恒无能啊,没能把你治好。但是我要像一颗钉子,钉在高原,攻克高原病!”

遗体被骆驼驮走,安葬在康西瓦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99名卫国戍边的忠魂。

丁志恒深知攻克高原病必须具备高层次医学理论。他的

眼前时常闪动着梁福海的影子。因此,别人吃肉喝酒、玩扑克打麻将时,他像佛教徒入定,潜心做功课,两年学完了高中数理化,接着钻研医学院教科书,学完高等医学理论,又攻读苏联塔扎诺夫的《生理学》、贝科夫的《病理学》。

学富五车真不假,才高八斗果非轻。

这时,驻阿里部队突然出现许多肾盂肾炎患者,支队卫生队傅医生发现,患者的尿里含有蛋白和血斑。

病人被送到叶城治疗。奇怪的是,下山后没怎么用药,蛋白、血斑消失,浮肿也日渐消退。

这个信息让丁志恒捕捉住了。不久,天防、空防区也出现这种病例,患者浮肿,尿里出现蛋白和血斑。

蛋白尿是病理现象,还是生理现象?

丁志恒与王秋讯医生集中进行研究。用87天时间对喀喇昆仑防区和阿里防区的十几个哨卡进行调查,每天3次采集战士早卧位、午运动和晚静止的尿样,进行化验分析,重点分析了一百多名守防时间在半年以上人员的病例,部队下山后又跟踪调查……

从1964年到1966年,他们全神贯注在高原、平原,不同海拔高度,山上山下,再山下山上反复分析比较,最后得出结论:高原蛋白尿属生理现象。人在高原,由于缺氧致使肾小球血管壁增加渗出。

与此同时,他又对高原病的早期诊断进行了研究,写出《热带、温带、寒带高原卫生工作手册》(简称“三带手册”)。

他是带着高原蛋白尿的论文和高原肺水肿早期诊断两项

科研成果去拉萨的。但是，他的发现并不为人们重视。

丁志恒眼里时常闪动着梁福海的影子。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毋庸置疑，据理力争要把这些编入“三带手册”。

不知是门户之见，还是小覷这个没文凭的医生。主持人搬出一本 1965 年英文版《希塞内部科学》叽哩咕噜念起来，最后说，“你的所谓蛋白尿没有理论根据。”

“我们是在实践中发现的。”

“青藏高原，没有这方面的例证。”

“喀喇昆仑、阿里，都比你们西藏边防线的纬度高……这样吧，到黑河去验证。”

黑河就是今日的那曲，属藏北高原，亦即羌塘。大概由于他是从部队成长起来的医生，人微言轻，他的意见遭到否决。

高原蛋白尿，没有上书。

1971 年，丁志恒从《国外医学杂志》看到美国人以《中非高原蛋白尿》为题写的文章，他们的见解如出一辙。

他敲击着办公桌大喊：“这是中国高原医学工作者的悲哀啊！”

对高原肺水肿诊断的见解，同样遭到了冷遇。因为权威又搬出一位洋人，就是霍尔他德在 1937 年提出的经验，来否定他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

丁志恒仍然不服，据理力争：“科学在发展，人们对高原肺水肿早期诊断的认识也在发展，不能说霍尔他德经验就不发展了。”

权威似乎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



到哨卡顶上去巡诊

“他是坐在医院等病人，我是骑骆驼、坐卡车跟部队走，接触的是发病的全过程。而霍尔他德即使是神医，见到病人，中间也有个过程，有间隔……”他重提黑河。“你到黑河去验证，如果低于 80%，不要上书。”

双方相持不下，上面干预“先按西藏情况写。”

丁志恒憋着一肚子委屈回到昆仑山下，我行我素，先后主编了《高原病防治手册》、《高原病研究防治资料汇编》、《高原部队疾病基础》。还编写了《高原做饭手册》，介绍了蒸馒头、烙饼子、焖米饭、生豆芽、做豆腐的方法，从饮食上加强官兵营养，增强体质，以加强对高原病的抵御能力。

他的经验推广到高原部队，经过数千人试验、实践，然后，总后勤部卫生部在南疆军区开会予以全面推广。

丁志恒的努力得到了肯定。

最大的肯定是，他孜孜以求要攻克的高原病奥秘揭开，过去死亡率高达 80% 的高原肺水肿、脑水肿，自 1974 年以来治愈率达 100%。

10 年后的 1976 年 9 月，丁志恒赴成都参加总后勤部主持召开的高原病学术讨论会，他是带着悲哀和凄凉走上讲坛作大会发言的。他宣读的论文，便是被束之高阁达 10 年之久的关于高原蛋白尿的论述。

虽然稿纸已经发黄，虽然比美国人迟了很多年，但在中华医学界尚属首次，价值犹存！论文一字不落地载入大会文件汇编。

丁志恒，在他 60 初度时，又想到梁福海。每次上高原，他都要去康西瓦烈士陵园。山中那 99 座坟墓中，最让他揪心的就是梁福海。

梁福海是死在他怀里的。

然而自然法则演算到他这个年纪，“其为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丁志恒肯善罢甘休吗？他不。最近，他将女儿丁萍“特批”从喀什卫校入伍，由教师改护士。他对女儿嘱咐：“爸爸上不了高原了，你接替爸爸上！”

B、他唱着“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跨进部队，又唱着这支歌走遍高原哨卡。

中原大地人杰地灵，荥阳是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划定楚河汉界的地方。这里出人才。

1967年秋，张西洲高中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烽火连天，他觉得蹲屋里没意思，想看看大世界，便报名参了军。在吐鲁番下车，坐6天汽车抵喀什噶尔。

他是背着一挎包亲友赠送的毛主席的“红宝书”，胸佩毛主席像章，唱着“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功夫”来到边陲的。当时部队在昆仑山执行任务，他们这伙新兵蛋子，便被拉到麦盖提打土坯盖房子。干到1968年8月，部队下山后，他们才被补到连队。

不久，南疆军区在十八医院成立医训队，为部队培养军医。这是投身医疗事业的契机，他被选进医训队，学习一年，拉到昆仑山锻炼实习。

张西洲唱着“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到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背包里除了医学读本，就是大本的《毛泽东选集》，小本的《毛主席语录》，他笃信“毛主席雨露滋养了我，干起革命劲头足”。

头一次出征，昆仑山就给他个下马威。

那是神仙湾哨卡出现一名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他跟站长张银斗、护士阎清菊去抢救。

那时，上神仙湾要走红柳滩、甜水海、红山河，经天文点，环绕一个近600公里的大圈子。

南京造的救护车，动力小，容易坏。十月天，在跋涉奇台达坂时，喀拉喀什河谷狂风陡起，沙石漫天，在弥漫的沙暴中车子如同一只掀向崖边的甲虫，在危机中挣扎，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坠入壑谷的可能。